

月到中秋分外明

俞海

又到了中秋月圆时。台湾的表弟发来邮件说，他已经收到我寄去的《玉海》杂志，看到了我写的《远征军炮兵上尉的传奇人生》那篇文章，感谢我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他父亲的一生，还原了他父亲生前参加远征军那段光荣历史。他说自己出差刚回来，而且不久前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当晚还是坚持着在灯下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仔细地看完。

自己的文章有人挑灯夜读，听了毕竟让人高兴，然而，他这番深情的话语并不能丝毫减轻我内心的负疚后悔之痛，我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因为事关“国军”的功过毁誉，一直没敢动笔，以至蹉跎了许多宝贵光阴。如今舅父早已仙逝，就是生花妙笔也无补于安慰他在生前的万一。

1995年，我的舅父再次从海峡那边返乡探亲，回台不久就给我寄来了抗战期间中国入缅远征军的部分资料。他在信中说：“承询远征军往事，因事隔久远，无论人、事、地、物均已模糊不清，无法给你作有系统的陈述……今遍索书堆，觅到旧存

部分资料，特汇装成册，并逐篇加以补充说明，以供参阅。”在信尾还特地加以说明：“其中可能仍有少数辞句欠妥之处，因原稿如此，且事已成历史陈迹，不必予以计较为盼。”言语之中分明流露出因未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产生的歉意。

他是我的嫡亲舅舅，又是一位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老人，对我的这种无谓要求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应付了事的，但他尽心尽力，做得非常认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感到惭愧，无地自容。这封信中，还使我感知到他人格的另一个侧面：慈爱、助人、谦逊、实事求是。霎时间，我的双眼被满满的泪水所占据，视线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十多年来，我把他的信和资料细心地保存着，我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位老兵饱经沧桑而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关于他的文章写出来，把他参加远征军那段光荣历史告诉家乡的父老兄弟，为消除两岸人民之间的误解说一点真话，做一点实事。可是，时代的车轮转动得如此之慢，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中秋的月亮圆了又

缺，缺了又圆，我继续在彷徨中等待，在等待中彷徨，却始终无法落笔。

长期以来，“海外关系”这个本来是中性的词语，被人为地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以致成为许多大陆人的“政治包袱”和“紧箍咒”，我当然也不例外，为此吃尽了苦头。不过我始终没有给自己的亲情贴上阶级的标签，我相信血浓于水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也相信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政党之间是可以和解的，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又过了几年，听说他的身体愈来愈差，已经不能再回乡探亲了，我的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心里十分焦急。那年中秋节，我们去看望她老人家时，她正戴着老花镜看舅父从台湾寄来的全家福照片，一边嘴里反复唠叨着：“不知他怎么样啦？不知他怎么样啦？”

当时，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多年，两岸已经“三通”，但我们还是不能轻易跨越海峡，盈盈一水，咫尺天涯。我只能用毫无底气的言语安慰她：“我会去看他的。”不料次年，母亲竟驾鹤西去，我在悲痛之余，更为自己无法兑现的诺言而深感自责。



迈入新世纪后，我终于得到一个可以前赴台湾探亲的机会。

2006年秋天，北京某民间文化团体组织中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台、港访问交流，团长是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前主编崔道怡，他是我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时的老师。我当机立断，报名参加。

访问团到台湾后，我放弃了和台湾同行们交流的难得机会，请假外出去看望心中想念已久的舅父，想不到的是他已经严重中风，因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台北近郊的一个社会福利中心。

那天，表弟开车送我和内子去福利中心。见面后，他虽然不能言语，但还能清楚辨认出我们，我们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用瑞安话和他交谈。当他听到久违的乡音时，脸上居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浑浊的眼里突然闪着一种光芒。

我们在福利中心的餐厅里陪伴他吃完午餐，又推着他的轮椅

到院子里合影留念，然后匆匆告别。

我当然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一别意味着什么。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春天，他就在青山绿水的台北近郊撒手人寰。

前些时候，当官方的媒体开始出现纪念黄埔军校的文章和公开报导有关黄埔军人的抗战功绩时，我知道写作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我找出保存了近二十年的那封信和资料，饱含怀念的泪水，一口气写下了一万多字的纪实文学，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愿我的舅父九泉有知，他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人世间的变化和进步。

一轮明月从东方的天空缓缓升起，她的光华是如此皎洁，如此美丽而慈祥。我想起了大诗人苏轼的诗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唯有它，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祝海峡那边的人们花好月圆，共享此轮明月！

心香一炷忆师恩

周圣浩



“龚老师去世了。”同学打来电话。

“啊?!”我的心猛一抽紧，脑子里叠印闪现着这么两幅画面：他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手持课本，在讲台上不停移步，白皙的长方脸上因绘声绘色讲解而表情万种，凸突的大眼睛顾盼生辉，神采飞扬——他身穿一袭紧身的雪白的确良长裤和针织棉纱运动衫，理个平头，矫健挺拔的身姿径直走向双杠，“噌”地上去，翻、蹬、甩、转……右手一展，悠地下来。

可是，他竟然去了，他已回归到那永恒的沉寂！

这些日子，老师的身影时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中学时代的零星片断，细流成溪，水急浪飞冲击着我的心扉。

我不会忘怀那荒芜的岁月。一群青春洋溢、意气风发的阳光少年，就像蓝天下的羊群，白云般地在斑斑驳驳的草地上浮动。我们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后上课，祝愿副帅“永远健康”时下课。政治课总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语文课老是毛主席著作和“梁效”社论。

忽然一天清晨，龚老师下发

了手刻蜡纸油印讲义，我的眼睛一亮：《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失街亭》……他给我们讲解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叛逆反抗的心路历程和性格形成；讲解鲁智深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艺术形象塑造；讲解马谡尚空谈多自负的个性特征和诸葛亮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品格的描写手法。他文白对照，普通话和瑞安方言夹杂，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在“文革”语文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甘冒批斗风险，费心劳神播种着丰美的肥草。

一个周末，我偶尔发现教学楼的西首教室封存着大量的书籍。是夜，就约了两个同学，掰开破门缝钻了进去，盗得几本书。按捺不住狂喜，我迫不及待连夜阅读。爱不释手的我，周一早晨又把这本中国古典名著评论集带到教室继续看。

“看什么书?”校革委会老师从身后一把抢过去，翻看一下封面，“唔，李希凡，这人有问题，哪来的?”

“那边。”我老实地手指图书封存处。

“这书不能看。”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拿着书，反背起手，踱着方步，走了。

无书可看了，我又把自己那本看了不知N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拿出来。这书前面已撕损了十来页，我把书放进K字桌格斗中，对准一指宽的破缝隙，隔着桌面板在下面推着看。我津津有味看保尔·柯察金跟林务官女儿冬妮娅相遇的场景，仿佛佛临其境……

“课后到我那去一趟。”

“啊?”一抬头看见龚老师魁梧的身躯就矗立在我身旁，我吓出一身冷汗；看到他那含着笑意的大眼睛在扑闪着，我拭去额角上沁出的细珠儿，却又茫然了。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他的宿舍。他递给我一卷用报纸包好的物件，打开一看，“《牛虻》?”

“与《钢铁》相类似的，——别让人看见。”他伸出右手食指左右晃了晃，悄声说。

“乌啦!”这欣喜、激动哇，真的无以言状，赶紧把书往怀里一揣，小胳膊一夹。

心里惦记着好书，我舍不得入睡。学生宿舍是晚九点须得熄灯，更有班干部轮流执勤督查，我就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后来索性起来，溜到校外路灯下去看。

不久，龚老师给我开了“小灶”，“这是开关，走时掩上门就是。”他把大手轻轻搭在我的头上，慢慢抚平凌乱的头发，“不要太迟啊!”他叮咛。从此，每当熄灯钟一敲，我就遁到他的小厨房间去。那是六平米的小屋，小门儿一关，明亮的电灯一开，嘿，老师的私地盘，我的“法租界”。

在课余时间，我写了不少体裁不同的东西，到后来竟然放肆起来，胆大妄为地把同学的一些见闻感受作为创作素材，写了篇描写校园爱情的中篇小说，并取了个艳名，叫做“春燕竞追”。爱情是那年绝对的禁区，为避文字狱，我添上了主人公在阶级斗争说教中醒悟的蛇足。

这手抄本当天先在班内传阅，次日就流向外班，后竟流传

到校外。同学说，好看极了，韵味无穷啊。社会上有人说，只是结尾不合情理，这怎么扯上阶级斗争呢?听到议论，我又惊喜又后怕，急着要追回手抄本。

果不其然，校革委会老师把我叫去了。

“听说你写了部小说?”

“嗯”。我完全是小学生做错事的熊样，一副诚惶诚恐。

“什么内容?”

“这，记不清了。”

“什么题目?”他紧追一句，眼睛迸射出一束寒光，直透心窝。

“叫，春燕竞、竞追。”我只觉无处躲闪。

“好哇，一听这名，就知道是毒草……”

两天后，校里召开团员大会。“……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就寄托在青年第三代身上，我校有个别共青团员居然不仅看毒草，还写毒草。”他干咳一声，狠狠地瞪了我这边一眼。

“噓”的一声，“出事了!”我脑子一片空白，再也没理清下面的训话了。

那天下午，我从龚老师房门经过，恰巧听见几个同学因不满小说某些情节唧唧喳喳提意见。“噢——”是龚老师拖长的语调，“文学创作允许虚构嘛，干吗与小说人物对号入座呢?”看见我进屋，大家顿时都不吭声了。我抬眼望着龚老师，看到他那白皙的脸上一如平常地含着笑意，我发觉他瞧我时，那凸突的眼神还多了些许柔光，从这眼光里，我确切读出了“赞许”。

那是个春末夏初的夜晚，要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龚老师和我就坐在校内一大小小的石头上，清幽淡雅的月光照在池水上，池边倒映着我俩紧挨着的身影。

“你是我教过的最优秀学生”，他停顿了一下，“不知你志

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

夜色中，我分明觉察到他在看着我，深情地、殷切地。

“……”凝望着池水，我没有作答，只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后来，我当兵去了东北，他不久也调离瑞安，从此人隔千里，天各一方。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踏上大学路，也得知他从中学老师成了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期间我们通了两三封信。

最后一次见面是2011年夏末秋初，我们特意把同学会放在扬州去开，龚老师为赴会提前出了院。乍见他时，垂垂老矣：他身穿宽松的浅灰色衣裤，背也驼了。年轻时白皙的脸已变得灰黄；头发稀疏全都白了。他那凸突的大眼睛一如当年依旧流露着善意、热情、殷切的柔光，只是已带了些昏浊。他时不时侧耳倾听我们的说话，永远在关注着他的学生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儿。

而今，他带着殷殷的关切去了，魂归永寂！一想到这里，那无限的伤感便会泛上心头。我一边写这纪念文字，一边想起他昔日爱生怜才的种种好处，点点滴滴至动情处，不禁眼窝一阵阵潮热，潸然泪下。

我依稀记得有首歌，歌名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词说老师不计功利，甘为人梯，总想把自己的学生高高举起……



微信号 人文瑞安，扫一扫 加关注。欢迎来稿 8129773@qq.com